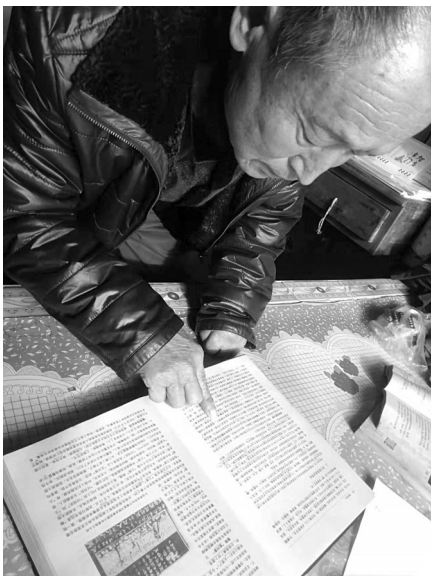


抗联千人大会就是在驮道岭开的

丹东宽甸发现抗联统战大会旧址群 填补史料空白



刘玉田老人查看《宽甸县志》第一期，关于抗联千人大会的内容都被他画上了红线。

我家老宅住过抗联部队

1月12日下午，记者在宽甸镇文旅综合部罗荣部长的陪伴下前往小汤石村1组刘玉田家。路上罗荣介绍，关于千人大会遗址的事是镇长王文军从一名村干部那里听说的，随后把考察任务交给了她。她就找到了刘玉田。

个头不高的刘玉田已经74岁了，精神头很足。他说自己十几岁的时候听父亲讲，“跑胡子那年”有一支抗联队伍在自己家老宅住过一宿，第二天奔驮道岭方向去了，后来就传出了开会的事，说是有个姓杨的军长召集开会。

记者跟着刘玉田到了他说的“老宅”，离他现在的住处约200米远，已经成了田地，刘玉田每年都在这里耕种。他说白雪覆盖下老宅还有块石垒砌成的基址，“长11米，宽5米，高0.5米。”

因为在小汤石学校当过老师，前些年村书记送给刘玉田一本《宽甸县志》，“第一期。我就想当初父亲跟我说的事是真的假的呢？就查了一下这本县志，里边记载有1936年9月杨靖宇在夹皮沟小汤石岭上召集收编的各部召开千人大会。”

刘玉田告诉记者，夹皮沟就是宽甸镇，后改的名。“这证明了我父亲说的是真的。可是小汤石岭又在哪呢？”刘玉田说，小汤石岭不是个具体地点，他在周边太平哨、灌水、保安等地打听，都没有什么太翔实的说法。

“后来，我想起村里有个姓韩的长辈可能知道，但是他家早就搬走了，我跑了几个地方都没找到他。”不过刘玉田还是找到了新的线索：驮道岭半山曾住着一位名叫官满堂的老人。

“他是抗联的，他的小儿子官贵福说当年杨靖宇将军还到他家看过，带着官满堂一起去开的会，就在驮道岭上。”

积雪山路徒步登上驮道岭

之前听说驮道岭能通车，再加上有刘玉田老人带路，本以为很容易就能到驮道岭上。可到了山下才知道，因为山路积雪，普通车辆根本开不上去，只能靠人的两条腿一步步往上走。

积雪的山路并不好走，虽然坡度不是很大，汗水还是很快浸透了里面的衬衣。同行的罗荣是位女同志，年纪也比记者大，登山步伐却比记者还要轻快。刘玉田老人就更不用说，走惯了山路的他真的是如履平地。

登山用了1个多小时。盘山路到了山顶并没有绕着山头转过去，而是直接穿过驮道岭，这样就在两边形成了两个制高点。“据官满堂回忆，开会时这两个山头都放着机枪警戒。”刘玉田告诉记者，翻过驮道岭，右边是太平哨，左边通大川头，四通八达，可战可走。

刘玉田说，当年杨靖宇将军就是在驮道岭上开的大会，1000多人应该就在山坡上或坐或站，“可能在一面山坡，也可能两面山坡都有。”罗荣介绍，关寒和她调研考察后，确认这里就是大会遗址，现在镇上拿出了初步方案，准备在

“就是这里。这边是硼海，往东北是太平哨，往西奔大川头……”站在驮道岭上，74岁的刘玉田对记者说，这里就是当年杨靖宇将军开千人大会的地方，“虽然草木已经不是原来的草木了，但是地形地貌并没有太大变化。”

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考古科科长关寒认证了刘玉田的介绍。他说，“都知道抗联统战大会是在宽甸开的，可到底在哪个地方，史料语焉不详……2021年9月，我和宽甸硼海镇文旅综合部部长罗荣根据当地传说进行考察，确认就在这里。”

考察确认硼海镇小汤石村2组的驮道岭上就是这次千人大会的会址，“会址与驮道岭半山的官满堂家老宅旧址、数公里外的刘玉田家老宅旧址，可以看作是抗联统战大会旧址群，填补了以往史料没有提到具体会址的空白。”



罗荣（左一）、刘玉田（左二）在驮道岭上向记者介绍这一地址的发现。 摄影 金飞



在官贵福家，官贵福（左）向记者讲述父亲官满堂曾经讲给他的抗联故事。



关寒在刘玉田老人家查看地图确定抗联统战大会各旧址位置。 本人供图

这里立雕像、建广场和纪念馆。

记者注意到，因为山路穿过岭顶，两面山坡相对平缓，山沟深，坡上虽有茂密林木，但树龄较短，应该是采伐后重新栽植。站在岭顶，山风猎猎，脑海中禁不住浮现出杨靖宇将军在这里指点江山的场景，这个铁骨铮铮的共产党人，为民族独立流尽了最后一滴血。

父亲送给杨将军一小袋核桃

下山时天色已暗。刘玉田指给记者看对面山坡上官满堂的老宅，也已经只剩下了块石垒砌的地基。“他和我父亲家一样，都是被小日本给撵下山的，就是为了断绝群众和抗联的联系。”

驮道岭属于小汤石村2组，下山后刘玉田又领着记者到了小汤石村3组的官贵福家。正在吃晚饭的官贵福两口得知记者来意非常热情，官贵福放下筷子把记者让到了里屋。

官贵福今年79岁，是官满堂老人的小儿子。他告诉记者，父亲给杨将军当过警卫，杨将军给父亲发过两把盒子枪，后来因为爷爷奶奶有病，“就不能跟杨将军走了，就退出了，枪也交了回去。”

官贵福说，父亲给他讲过，抗联开大会的时候杨将军来过家里，还在家里住过，家里穷没有吃的，临走父亲送给了杨将军一小袋核桃，然后跟着杨将军上了驮道岭。

开会后，杨将军在错草岭劫了日军的军车。“父亲也参加了，日军6辆军车都被打趴趴了。”刘玉田说，官满堂老人高大个、人长得俊，枪也打得准，使双枪。

官贵福告诉记者，日军被抗联“打屁了”，就把山里的老百姓都撵下山，房子也都放火烧了，想冻死饿死抗联。官家到夹皮沟后3家人挤在一起，“我在家里最小，大哥、三哥、四哥、五哥都在那時候得‘窝子病’死了。”相比之下，刘玉田家还算幸运，他大哥得了“窝子病”后挺了过来。

官贵福还给记者讲述了日军在太平哨半拉江制造的惨案：在冰冻的江面刨出个大冰窟窿，3面架上枪，让被俘的抗联战士跑过冰窟窿，谁跑过去就放了，“那冰窟窿大，根本就跑不过去，300多人都填了江，就跑了一个人。”

3处遗址构成抗联统战大会遗址群

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考古科科长关寒告诉记者，他是在硼海镇任驻村书记时得知抗联统战大会旧址这条线索的，“2021年9月，经过和罗荣等对现场地势勘查和实地走访村民，再加上对史料的分析，可以确定驮道岭就是大会召开地。”

关寒介绍，杨靖宇将军历来重视统战工作。1935年6月，杨靖宇将军率抗联一军军部到青山沟绿豆营子村，就邀集了宽甸地区的左子元、胜武“圣军”“长海”等20多支抗日武装首领，号召大家联合起来，共同御敌。

1936年春，宽甸地区被收改编的抗日武装超过了2400人。“尤其是于万利，主动找到杨靖宇将军要求被改编，也就是在他被改编为抗联一军直属独立旅后不久，统战大会召开。”

关寒说，之所以确定统战大会是在驮道岭召开，与于万利的被改编也是分不开的，“我们曾对于万利部驻地旧址进行过详细调查，就在



刘玉田老人家的碾子和碾盘，在老宅的时候，有抗联战士在碾盘上睡过。

与驮道岭一岭之隔的太平哨镇大青沟。据此分析，在驮道岭开会也可能是于万利提出来的，因为这地方他熟，有利于安全保卫。”

关寒表示，驮道岭、抗联战士官满堂老宅旧址、曾住过抗联的刘玉田家老宅旧址构成了抗联统战大会旧址群，这一考察发现填补了以往史料没有提到具体会址的空白。“现在两家老宅都只剩下地基，我们都做了测量，也要进行保护。我们还要继续走访调查，争取找到更多有价值的抗联遗址和旧址。”

关寒介绍，抗联统战大会不仅规模大，参会的各路抗日武装多，体现了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力量，在军事上，杨靖宇将军也对各路武装做了重新安排部署，根据形势提出了到宽甸去修建密营，做长期斗争，这也成为了抗联在宽甸地区抗日的行动指南。

驮道岭大会后，杨靖宇将军率部向北转移，在宽甸牛毛坞错草岭伏击日军，取得重大胜利。“目前宽甸地区发现的抗联遗址和旧址，几乎都集中在宽甸和凤城北部，这说明杨靖宇将军的主张在会后得到了贯彻。”

关寒 辽沈晚报特派本溪主任记者 金松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辽沈晚报记者 金松 摄

相关链接

“杨军长，我于黑子抗战到底啦！”——于万利部抗战始末

于万利是宽甸牛毛坞保甲队的小队长，1904年生人，因身材矮壮、面色黝黑，人送绰号“于黑子”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于万利带领保甲队加入了辽宁民众自卫军。伪军头目徐文海多次派人拉拢他，于万利诈降获取武器弹药等物资。

1932年5月12日，日军借故强占于万利部驻地。于万利开枪打死冲在前面的几名日本军官，公开抗日。当地有一首民间鼓词《十二月》中唱道：“四月里来四月十八，于万利带兵往外拉，拉进山里打日本……”

日伪因此抓走了于万利的父母、妻子和妹妹，要挟其投降，于万利严词拒绝，亲人都被杀害。杨靖宇将军率抗联一军进入宽甸后，于万利决心接受改编、抗日报仇。

驮道岭大会后，杨靖宇将军在牛毛坞错草岭伏击日军，被改编为抗联一军直属独立旅的于万利负责阻援。是役激战两个多小时，击毙日军伍长白井产次郎以下19人，伤7人，缴获汽车11辆，长短枪40余支，机枪两挺，小炮一门，大米白面若干。

此后，于万利率独立旅在宽甸北部山区同日伪军连续作战，1938年1月27日驻地被日伪军包围。于万利与敌浴血厮杀，所部大部牺牲，本人身负重伤，朝北方大声呼喊“杨军长，我于黑子抗战到底啦！”后自尽，时年34岁。